

## 遊鄉雜記

張陸鹿

在孩子暑假期間，王弟兄休假，他帶領我們全家回中國旅遊探親，為時兩月。其間，我們曾去過香港，重慶，成都，樂山，北京等地，除香港我們是第一次觀光之外，其他的城市應該說是舊地重遊了。所到之處，每一座城市都是高樓聳立，小時候常在作文裏看到的，用過的“繁華，喧囂”這兩組詞，來形容現在的城市，是最恰當不過的了。

也許我這人有些念舊，看見城市的摩天大樓，川流不息的汽車後，我卻偏偏回頭去找成都沿街的木板屋，重慶沿山的吊腳屋，北京的四合院……。聽說政府為了旅遊業的緣故，也保留了一些景點，像北京，就有以“坐黃包車，觀四合院”來吸引那些懷舊、好奇的遊客。由於我們的時間安排較緊，無暇欣賞，但心裏還真為留有那麼一塊寶地感到欣慰。

王弟兄和我的家都在重慶，我們在重慶待的時間相對長些。感謝主，此次回家，我們一家人都沒在重慶生病，儘管重慶每天都處於平均攝氏 37 到 38 度的高溫；最奇妙的是，每次我們決定第二天要有大活動時，頭天半夜要麼就下一場大雨，要麼就電閃雷鳴，颶風下雨，第二天準是一個降了溫的好晴天，連我還沒信主的姐姐都說“上帝在保佑你們呢！”。

家鄉的人還跟以前一樣，三伏天幾乎每個人都能承受“麻，辣，燙，鮮”的火鍋。跟以前不一樣的是，人們去餐館、飯店吃飯的次數頻繁了，你可以以任何一個理由就出去吃飯。

在經歷了一週繁忙的工作後，人們也在尋求一種返璞歸真的生活——露營，野餐，爬山等。有條件的家庭，開著自己的轎車，帶上食物，到郊區去，找一片無人煙的地方，搭起帳篷，一家人圍坐裏面，來一個 picnic。無論用何種交通工具，人們享受大自然，自樂其中。

早在電話裏就聽說家人常常去爬山，便對那座山有一種躍躍欲爬的渴望。回家以後，才知道現在很多人已經將爬山作為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很多人要去撿回現代人失去的“三寶”之一——出汗。回家的第二個週末，我們一家大小十幾口，最年長的父母乘公共汽車到鎮上等我們，其餘的背上一些吃的，喝的，扇子，毛巾，開始了爬山運動。

黃角壩，位於重慶長江南岸，是重慶政府下令原裝保留的一座山——沒有滑車，沒有登山纜車，沒有旅遊車。它完全保留了老重慶的風格，古老的石板路，石板路兩旁對立的居民屋，歇涼的居民有坐在涼椅上，旁邊一張小板凳，凳上放一杯茶，手裏拿著蒲扇，漫不經心的搖晃著；有的三五成群聚集一起，聊天，打牌，嬉笑，看到這幅情景，自然地讓我想到了那熟悉而又遙遠的童年時代。

儘管我們很悠閒地爬山，但那畢竟是一座山，爬到半坡時，我們一行人早已是氣喘吁吁，汗流浹背，手裏擦汗的小毛巾早已被濕透，手裏的紙扇哪里還管什麼用（我母親手中晃著的蒲扇真讓人羨慕）。只有那原來沉甸甸的背包越來越輕，包裹的白水早已變成了汗水！但我們每個人都盡情地在享受大自然——羊腸小徑，原始森林的氣息，雲霧中似隱似現的山，新鮮的空氣。當我們爬上山頂的時候，那兒更是美麗如畫：滿山的松樹，繞山的大小樹木，成群結隊的爬山者席地而坐，喜歡唱歌的，引頸高歌，喜歡玩遊戲的，不分男女老少“鬥起雞來”。快到中午時分，

我們就到達了我們的目的地-----一家農民利用自己的房前屋後，搭幾張桌椅，擺幾張小凳，端上幾杯老蔭茶，歡迎來爬山的遊客歇涼，吃農家飯。那新鮮的豆花（川菜之一，不是豆腐腦，它可用筷子夾起，吃時可蘸醬油，辣椒，花椒，蔥等），時令蔬菜，川腸，臘肉，泡豇豆炒牛肉餡，涼拌側耳根，涼拌馬齒莧等等十幾樣菜，總共花不到人民幣 90 元。吃飽了，喝足了，遊客們聊天的聊天，打盹的打盹，趕蚊子的趕蚊子，一幫孩子們全蹲在地上玩螞蟻，聽 MP3 的，只見那頭隨著音樂搖來晃去，很是可愛。當天色漸晚，遊客們還捨不得離去，還在相約下周再見。

感謝主，讓我們此次回去，有機會跟家人有很多美好和寶貴的交通，特別是在我離開重慶的那天早晨，我跟我的母親有一段單獨交談的時間。主用靈感動她就在那天信主。我們第一次一同禱告，在靈裏，我也感受到我和母親幾十年的母女關係，在此刻似乎更親近、甜美和釋放。從那一天後，我母親到了初一，十五再也不用吃齋、燒香、拜佛了。經過了很多次的電話交通和禱告後，謝謝主耶穌堅固我母親的信念，使她能將她以前曾視為珍寶的所有有關佛教的供品、磁帶、書籍等全部處理掉，讓她單單地來求靠、仰望我們的神。求神保守我母親，也保守弟兄姐妹在近處的，在遠方的家人。阿門。